醫門棒喝

序

余宦遊東粤遇會稽章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爲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爲是者失則闇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章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爲之剖厥指

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聵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全不持之嚴宗依莫定葢爲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自詡爲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爰與海寧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所折衷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片菩心也是爲序

道光九年已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敘文

夫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疑則分別決擇衷於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後學讀儒書然讀醫書何莫不然醫所以託死生保性命關係尤重苟徒汎然涉獵勿深研究有信無疑殺人必多此余友處谷章子般殷以衛生救弊爲心準經稽古舉諸家之可疑者詳辨其得失醫門棒喝之所由著也余雖不知醫讀其集理明辭達甚易通曉

醫道自軒岐論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鍼砭藥石治療之法是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廹乎中古生民氣質變異鍼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漢張仲景出辨經絡臟腑六氣外邪之證審陰陽虛實內傷七情之因參藥性氣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軒岐之旨窮其變化下垂萬世之模爲繼述之聖賢乎尙矣厥後代有名家著述日富類多一隅之說鮮協中和之道雖有發明純駁互見後學若聖經奧妙難通

喜諸家淺論易讀或不究源流師一家而執偏見醫風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記誦軒岐仲景之書後然自多者蓋亦僅見而能深研其妙融會在心以辨別諸家疑似可否者尤爲罕聞章子篤嗜性命之學參儒釋之理故於醫也溯流窮源力究十餘年未得其緒而志益銳久之豁然悟軒岐之旨猶未盡仲景變化之用也今又潛心十餘年始有左右逢源之樂乃其虛懷不敢自是南北足跡所涉凡同業績學者莫不

咨訪就正而經旨既明灼見諸家之偏傷流弊之害，冀有以補救於是擇其尤者而表明之盡以萃諸中者發諸外非同無本之學故皆長篇累牘每論必三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覆詳辨語無不切必期理明義盡而後已綜其所集不過十萬言闡發聖經之秘奧救正諸家之闕失而於先天後天事物之理幾已括之不僅為醫而儒釋之道並貫矣嗚呼章子可謂有心哉吾知是集成愛章子者讀而且信且疑者

有之嫉章子者漫無疑信而起謗議者有之夫謗誠不必議亦何不可者誠能反覆於其集之所言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謬而詳辨之救正之據乎理所不易是卽吾所謂善讀書者正章子之所願望而不得必且師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則如侏儒觀場本無所見而挾私意以妄肆譏評則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論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能諒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競形勢向遊於粤當道

多折節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寬恕行事磊落未嘗稍有苟且余與章子訂交垂三十年在嶺表相處久又同客京師周旋罔間知之獨深故言其約略如是即以弁之簡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陰樂川田鼎祚拜手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謭陋謬厠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爲知道之人竊念

以莛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奧陰陽變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元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爲精妙而明確其駁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郤道窾迎刃而解使起丹溪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

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
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爲體用燥爲風寒風熱所化
暑爲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爲訛皆亘
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
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
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
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
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歷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

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爲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雖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

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傖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爲秘訣爲捷徑世之貿貿者又皆以耳爲目隨聲附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景之道反以爲怪而羣起訕議正如沉酣醉鄉先生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

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啓醫林之聾瞶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爲欣幸僭加評點并贅數言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傾倒之忱云爾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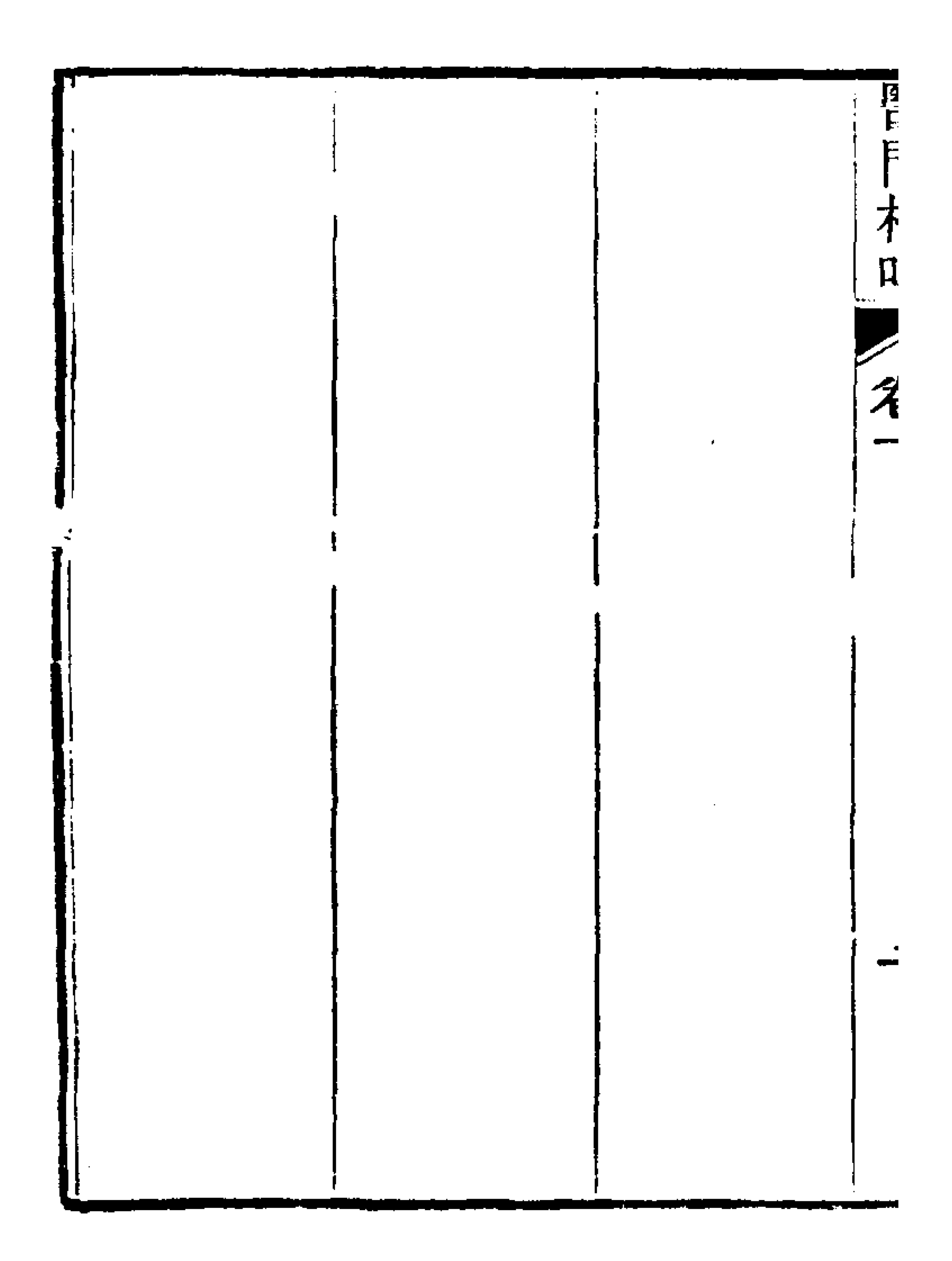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輙以粤地潮濕不辨何証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慼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嘅已人爲一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

妄投藥餌何異操刃而刺人之胸也會稽章君虛谷以久病嫺此術天性敏妙上究羲易內經之奥下及諸名家書無不淹貫而其辨論溯流窮源一衷於是積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醫門棒喝蓋以警世之動以良醫自命者不啻大聲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問世余深幸是書之傳非徒救一世之弊因綴數言於簡誠有補於醫道者竊愧余膺民社欲醫偏隅而未能稱職也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春日蕭山韓鳳修拜序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性命爲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病論爲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

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衆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既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取者置勿論即如右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閱歷見解發明經旨一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

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牴牾矣如明張景岳亦由平日閱歴所見立論主於扶陽旣稱全書乃又肆議河閒丹溪爲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葢氣化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禀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閒丹溪相去各百數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議論以汗吐下爲妙法薛立齋爲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温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

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說則必以諸家爲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牴牾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滙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

隨病設施揭其理藴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仲景心心相印而得其眞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爲我
朝之醫聖也與惜㭗生晚不獲親承提命幸得讀先生書略窺醫理之奧而見諸家意旨所在醇疵兩不可掩舍其短而用其長隨時取益變化無方而理無不合矣然則醫者旣患多書余又何述焉特以向來未明之義各相牴牾而滋流弊之害者舉其百中一二

如後條例所云論其大畧並內經所列六氣歷來註疏有未盡當者據理辨之就正有道以爲保衞性命之一助爰名之爲醫門棒喝聊取觧粘去縛俾洞見本源之意耳其由格致誠正而通達斯理者則以是編爲贅矣

道光五年乙酉孟夏會稽章楠識於城東之知非軒

叙

藝亦多術矣苟有濟於世精其一足以傳況衛生救死用之善起呻吟於衽席用之不善殺人指下而不覺如醫之爲術不綦重哉然非窮其理烏能善其用非多讀書而善悟又烏足以言窮理此章子虛谷醫門棒喝一書所爲有功於醫學也虛谷越之會稽人性恬澹不爲利動不爲勢懾少羸善病因究心岐黃窮日孜孜不倦與余萍聚粵東旋走燕冀遊吳門丁

亥冬復晤羊城相交垂三十年矣見其精神益壯而業亦益進余家無少長病輙延治無不效乃信之篤而未究其底蘊也日者出所著醫門棒喝四卷相示余竊世務不諳醫學展卷茫然乃息心玩之其中論陰陽變化之理天人合德之要昔人所悞今人所疑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雖以予之憒憒猶復心領神會況習其業而將善其用者哉知其於此道不啻三折肱矣昔予需次京師宦江右繼而被議出塞往

反三萬里見所稱時醫者所在皆有設號簿於門延者按次登籍日將夕疾呼於門先生至矣主人皇遽延入室病者倚枕待診侍者磨墨未竟疾書方擲筆起主人趨而尾其後問病輕重及飲食所宜匆匆數語登輿逝矣於是如其方有服之而效者十二三服之不效者亦十二三服之而危且殆至不救者十三四矣走詢先生漫曰彼本不治之證余藥冀生之命不濟奈何嗚呼何不治證之多也余心疑之未敢與

辨也今得棒喝一書審其是非辨其疑似使業醫者讀是書而悟其向之所以失由是而進求於古以勉爲良醫則是書不誠爲覺岸之清鍾迷津之寶筏也哉余固心焉企之因識數言以復之虛谷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春之朔山陰愚弟史善長頓首拜識

條例

醫門之書、除聖經外、其自古稱大家者、人莫不信奉、而鮮知其弊、茲以管窺所及、表其一二、以大家之論、尚不可固執偏從、況其餘諸書、豈可盡信、明者當知所擇矣、

一河間論六氣皆從火化、原爲至理、因從火化、故以涼瀉主治、然此止可論六氣之邪、未可論病、以人體質不一、受邪雖同、而病變不同、若謂六氣皆從

火化六氣之病概用凉藥則誤矣或不明六氣變化之理又見妄用凉藥爲害遂謂河間之論非是而不自知昧理各相牴牾其弊更多也

一丹溪相火論言相火爲天火君火爲人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後世多遵之余細究其說理既未協義不明晰又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引內經所云

一水不勝二火作證而不思內經論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昧者執信陽常有餘動用知栢

敗陽則害甚矣

一景岳非丹溪之說謂世間火少水多乃云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引大易丹書之言作證既未確切亦屬一偏之言誦其書者多引易說論醫不知乖僻之害而與丹溪冰炭相反眩惑後學無所適從要知兩家各有見解不過發明一節經義而非全經之理不可不知也

一東垣言相火元氣之賊景岳非之言相火元氣之

本後學惑之莫知誰是而不知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各有至理不可相非也

一六氣爲病源流不同辨別未清治難盡善仲景之論後人編輯將傷寒溫病攙混莫辨自古皆然即如貫珠集一書吳門尤在涇先生所編乃將黃芩白虎之證列於太陽傷寒正治法內試思黃芩白虎豈可爲太陽傷寒正治之法乎若黃芩白虎可治傷寒則麻黃桂枝等湯將以治何病乎此集近

時所出、尙爾淆混、何况其前、難求全璧也、

一吳又可見傷寒溫病多羣混之害、乃著瘟疫論、以辨異傷寒、雖能自立主見、獨開生面、多有發明、而不體究經旨、不辨伏氣爲病之理、直闢經文、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遂使淺學將風溫暑溫等、盡作瘟疫而治、病輕藥重、爲害甚多、又如痧脹玉衡等書、亦發古人未發之旨、而有救濟之功、乃不詳究六氣病源、但叙痧證形狀、多列名目、淺學專習其

書、凡見疑似諸病、概認爲痧、混用辛散破耗之藥、害亦不少、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也、

一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故暑爲陽中之陰、其證有陰有陽、昔人言中暑爲陰證、傷暑爲陽證、又以靜而得者爲中、動而得者爲傷、殊不知偏於火者爲陽、偏於濕者爲陰、體强多火者成陽證、體弱多濕者成陰證、豈不簡明、而曰中曰傷、曰動曰靜、如是支離、使人眩惑難解、致有謂夏月患陰證傷寒者、六

氣之雜亂不分也、

一近時淮陰吳鞠通先生、欲明六氣爲病之理、著温病條辨、雖多發明之處、又將風温瘟疫并爲一類、不分邪之輕重、病之淺深、反謂吳又可之論未善、而不自知牽混之誤、其冬傷寒、春病温之伏氣一證、亦不分晰論列、更將素問秋傷於濕之濕字、臆解穿鑿、大乖義理、余皆評而辨之、以俟高明鑒定、

一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著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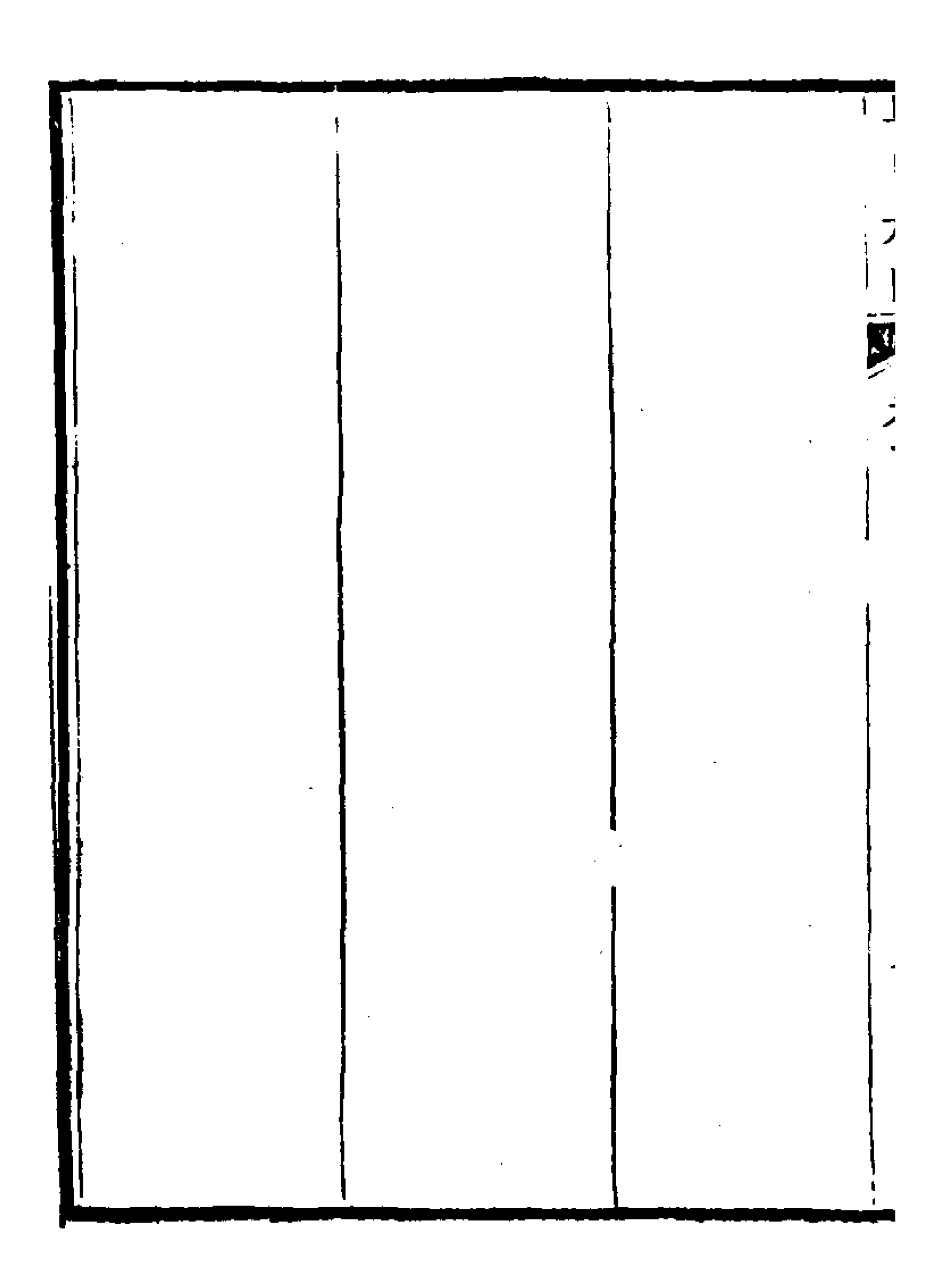
瘟疫論辨析雖較又可爲詳、但亦未將風溫暑濕春温等分清、而槪稱爲時行瘟疫、既云時行、則仍如又可之混指一切温病爲瘟疫矣、且言大青龍九味羌活等湯、皆古治温病之方、按青龍湯辛温藥多、石膏甚少、實爲風寒閉塞營衛、陽鬱内擾而設、爲發汗之猛劑、若温病熱從内發、或藴於膜原、豈可用麻黃桂枝大發其表乎、至九味羌活湯、於發表藥中、雜以生地、若有表邪、反使引入血分、若

其陰虛則蒼芷羌防細辛等一派燥烈辛散反傷其陰此方之雜而不精每見世俗混用致害者多矣是廣瘟疫論亦未辨別盡善也惟吳門葉天士先生論風溫二十則分營衛氣血傳變治法最爲精當薛生白先生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實皆超邁前古可爲後世法程學者宜究心焉又吳鞠通先生温病條辨論藥性氣味功能甚爲精細其卷後論瀉白散之弊尤確余亦屢見有混用

桑皮、反引外邪入陰、咳嗽不已者、地骨皮亦然、臨證者、不可不審也、

一古來論痘疹、皆言痘出五臟、屬陰、疹出六腑、屬陽、但是相沿之說、未嘗詳究至理、各家辨論、參差互異、即如痘科正宗、言痘爲毒火、有實無虛、以致淺學不辨虛實、混施攻瀉、治疹則必先用升葛湯爲定例、與治痢之法相混、均爲流弊之害也、嗚呼、醫理甚微、醫書甚夥、或不研求至理、徒執紙上陳言、

而不知其弊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余愧淺陋、不能徧覽而盡舉、惟望高明之士、補其不逮、實爲斯道之幸也、



自題

余以陋質未嘗學問數十年奔走風塵愧無小補於世與草木同腐也向因多病究心醫理閱歷既久偶有一得之愚筆諸簡端積而成帙每思就正有道未得因緣歲戊子重遊粵東適逃樂善君子許以問世欣然出貲將災梨棗或者問曰子論古已多又與時人辨駁不休將以沽名歟求勝歟答曰皆非也既無所求豈不自尋勞苦乎答曰譬如春雨山溪驟漲行

人趦趄余適有竹數竿急爲作筏雖不能濟多人亦盡吾心力而已況人各有好或好聲色或好詩酒或好琴書或好山水種種莫可枚舉當其好也無不發憤忘食樂而忘疲不知老之將至者余好在此自覺可樂未見勞苦也然則自樂可也既不求名何必註姓名於卷乎答曰天下醫書甚夥余既不能徧讀亦不能盡記偶述管見則不自知其謬必求教天下逸其名無從問教矣且如自古逃名者愈逃愈顯

而傳之愈久以其才德超倫欲掩彌彰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余何人而敢效顰乎使余言而有當也耶如竹筏之濟人如其不當則人反因吾筏而淹沒又安忍逃名而避過乎吾盡吾心知我罪我皆我師也抑思名由形起吾形若沒名又與我何干哉假如以錫作巵纖鎔以火而置諸塗執塗人問之可有名其爲巵者否乎又若焚草木成灰攙和一處誰能辨其孰草孰木乎由是觀之求名之與逃名跡雖不

同要皆未足爲智也或者哂而退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會稽章楠識於羊城旅邸

醫門棒喝卷之一目録

序

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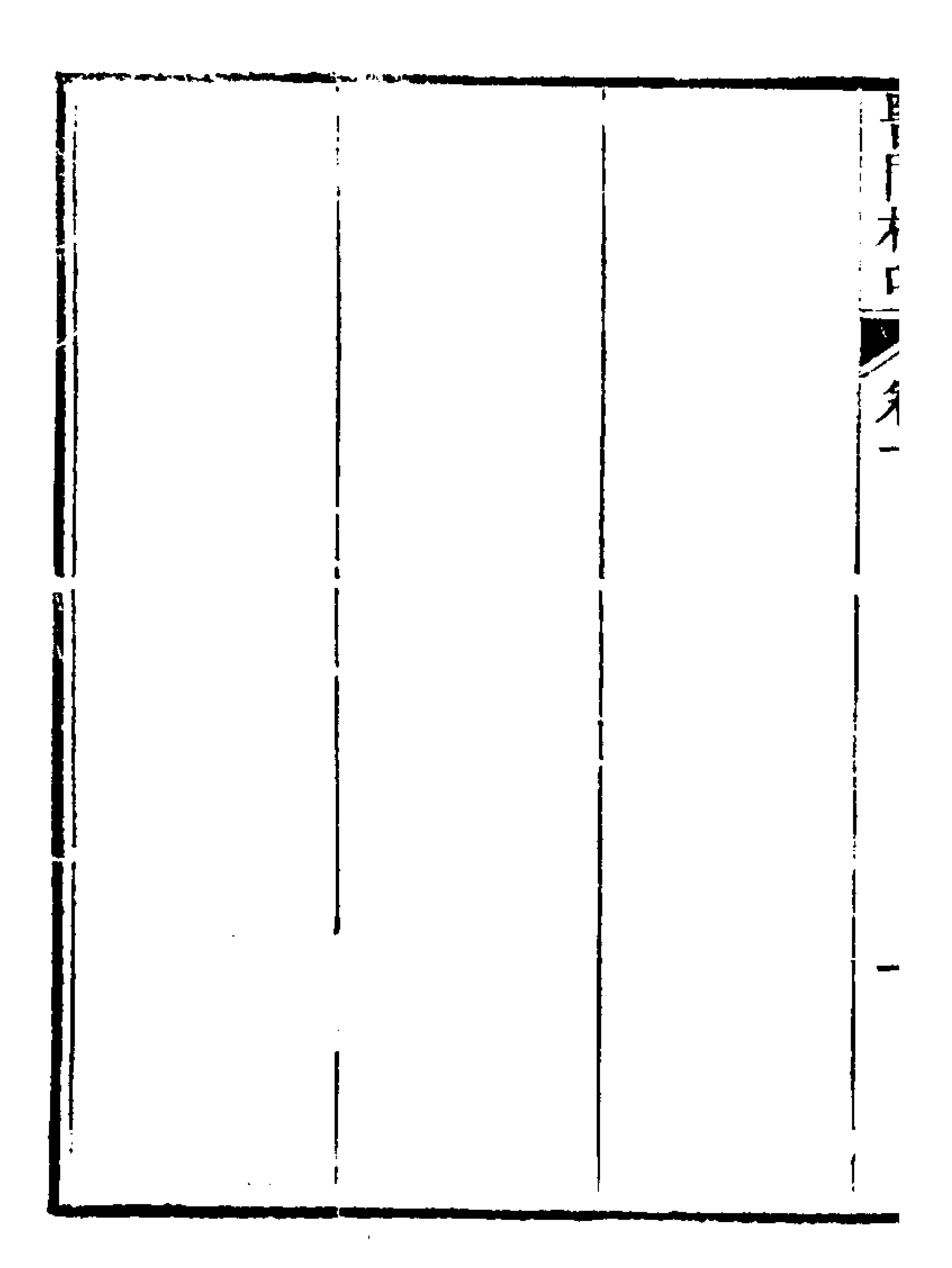
自題

六氣陰陽論　附答問

太極五行發揮

人身陰陽體用論

傷寒傳經論　附論伏暑　治案



統觀此集皆發明聖經精蘊針砭諸家瑕疵所以名棒喝也凡道行三乘此醫道之最上乘者故如問難辨駁諸人皆聰明博洽猶不能領其旨趣

醫門棒喝卷之一

會稽　虛谷章楠　著
受業孫廷鉦震遠參訂
山陰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六氣陰陽論

內經言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各異、變化無窮、要不出乎陰陽、陰陽由混元一氣而生、一氣者、太極也、陰陽者易之二也、六氣者、易之六爻也、八風方

所謂太古之音知者旣少陽春白雪和者寡矣

止此數語闡明內經千百言之理使閱者了然心目先生眞沭

位即八卦也、陰陽相生、六氣變化、八風轉旋、而萬物生長化收藏、以至疾病疴癢、猶易之陰陽相交、六爻變動、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交易、而吉凶悔吝之兆、變現無盡也、羲聖作八卦以垂象、軒岐論六氣以明病、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六氣出陰陽所化、仍不離陰陽之體、是故寒爲陰、火爲陽、風爲陰中之陽、暑爲陽中之陰、濕爲陰而與火合則名暑、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風

[illegible]聰明者乎

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斯陰陽變化而成六氣之異也若合五行而配四時則風木主春火主夏燥金主秋寒水主冬濕土貫四季而主令于長夏末月蓋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以六氣配一歲則初之氣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四之氣濕土五之氣燥金六之氣寒水每氣各主六十日有零以周一歲三四火濕相交合而爲暑故夏至後病名暑而濕土主令于夏季也

此特言主氣也、主氣爲地氣、靜而有常、故歲歲如是、又有客氣爲天氣、動而不常、故每年轉換、如子午年、初之氣寒水、丑未年、初之氣風木、寅申年、初之氣君火、卯酉年、初之氣濕土、辰戌年、初之氣相火、巳亥年、初之氣燥金、又有主客五運、主運每年自木運起、至水運終、歲歲如是、客運者、如甲己化土、甲己年爲土運、乙庚化金、乙庚年爲金運之類、每運主七十二日有零、而一歲以初運統之、主者主于內、客者行于外、

主客運氣流行天地間，則有亢害勝復之變，而人之災病作焉。此言其略，詳在內經耳。然五行之火一，六氣之火有二，何也。丹溪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余竊謂不然。夫六氣流行于天地間，爲天人合一之道，但可以君相分體用，不可以君相分天人也。君火以名，仍當遵經作明。何也。蓋光明洞徹者，火之體也，名之爲君；溫煦燔灼者，火之用也，名之爲相。無用則體無以行，無體則用無以立，火

內經原論君火以明，後人不解其義，妄改爲名，丹溪又穿鑿體斷，大乖經旨。今以體

用分君相實闡千古之秘而傳軒岐之心

之體用流行、四氣從之而變、以成造化之功、一如君相之經綸天下也、然則將有所據乎、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緣心之神明、靈光烱烱、恰如君之正南面、而無爲無不爲、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雖無聲臭、實則主宰萬機、神明莫測、故人之心火、名爲君火、而其運用施爲、生化氣血者、相火之功也、相火雖寓于腎、而與心火貫通、艮由同出先天混元之根也、自相以下、皆聽命于君、故經曰、君明則下安、若心

古來聚訟紛紛今後方有定論以下暢發天人合一之理殆無遺蘊而較內經尤覺簡明

神恬靜則相火奉令而不妄動氣血安和無患是故君火爲體相火爲用體用雖二究其源實則一火而已天地之神明主宰君火也陽氣之流布化生相火也所以六氣之序君火之後次以相火從體發用之意也相火以後次以濕土火生土也君火爲少陰相火爲少陽是陰一動而變陽亦即從體發用之理也是以六氣變化之機權在火故人心志感觸相火隨機而動一身氣血從而運用流行與天地之君相火

動四氣隨之變化而萬物生成同其機括是爲天人合一之道也人與天地同根故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天地之水火若人身之血氣五行以配五臟六氣以配六經二十八宿以合二十八脈日月光華猶耳目聰明土石草木如骨肉毛髮雷電風雨若聲息涕淚江河湖海如血脈周流骨節交會若分野度數自微而著若合符節而一身具太極之體爲一小天地也所以六氣亢害則病外感五志妄動則病內

陰陽變化微妙無窮苟非深通經旨焉能察識其端自古如丹溪景岳之稱名家者猶不能悟其至理而多臆說穿鑿況其下者乎

傷內傷外感之病、皆由六氣陰陽偏駁所致、論其變狀、殆難盡數、究其綱要、察其陰陽而已、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然則察之奈何、試觀六氣之中、寒爲陰邪、若傷人之陽經、則發熱而又畏寒、畏寒者、陰邪之象也、發熱者、陽經之徵也、若寒傷人之陰經、則但畏寒而不發熱、以陰邪在陰經、故無陽象也、如寒邪始在陽經不解、傳裏而變爲熱邪、此陰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若寒傷陰經、而不扶

時醫不識暑必兼濕見熱投涼使濕閉熱伏變痢變脹而至危殆觀此亦可以省悟矣

陽救本、以至吐利厥脫、此身中陽氣、隨陰邪而亡也、又如火濕合氣名暑、人感暑邪、若稟體多火、則暑隨火而化燥、稟體多寒、則暑隨寒而化濕、此邪之陰陽、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又如風邪傷人、在冬令成傷寒病、春夏時成風溫病、此邪隨時令陰陽而變也、或冬傷寒、至春發爲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也、或溫病過服涼藥、變爲寒病、此因藥氣而變也、有內熱而外反畏寒者、表陽被鬱也、有內寒而外反發熱者、虛陽

所以有君相之名

要義毋忽

發露也、以此推之、六氣之變化無窮、要必隨類觸反、察其陰陽而已、然猶必知其要者、所謂六氣變化機權在火、如君相出令天下皆從、劉河間有見此理、故云六氣皆從火化、以寒凉藥主治、但此理止可論邪、不可論病、何故、蓋邪氣傷人、隨人稟體而化、如上所云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多寒、暑隨寒而化濕之類、故當隨病審察、或不知此、而概施寒凉、豈不誤哉、況天地六氣之火、固易傷人、而人身君相之火常相

讀書得間如此方可論古

因爲病、故東垣曰、相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此謂人身之火也、張景岳非之、云相火元氣之本也、豈可謂之賊、此兩說皆各有理、不可偏廢、緣君火妄動、相火熾然、即忿慾等火也、欲動火炎、元氣傷耗、故謂之賊、內經云、壯火食氣是也、若心君安泰、相火奉令、默贊化機、陰陽和平、元氣賴以生長、故爲元氣之本、內經云、少火生氣是也、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耳、是故外感之與內傷、或寒或熱、必因人而變、虛

各執經義一節而非全經之理互相牴牾

實陰陽參互錯綜而治法隨宜不可偏執也若丹溪之論陰陽也謂經言一水不勝二火故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論以滋陰爲主探其意以六氣有君相二火而寒水止一氣也遂謂陽有餘而陰不足張景岳非之言世間五湖四海水多火少乃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強引大易扶陽抑陰之言立論以助陽爲主竊觀兩家之論皆引經据典各有見解而冰炭若是均非陰陽至理故也若求至理所在焉有互異之

其病均也

見哉夫六氣皆陰陽所化豈可執枝葉之短長卽謂根本之有餘不足乎內經言一水不勝二火者論痺證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也而況君相虛名火本無二若以跡求用陽燧照日則火發以鑽木則火出金石相擊則火飛煤者土類而可代薪海中夜有火光是徧界有火豈止二者而已又如用方諸對月則水流雲興則雨降掘地則泉湧黃河晝夜奔流而不竭是水亦徧滿世界也固非水不勝火亦非

見得徹說得透

火少水多、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不過隨感發現、如世之呼人者、呼張則張應、呼李則李應、孰爲不足、孰爲有餘乎、是兩家之說、均爲戲論、非有實義也、至于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尤當辨別、非可論醫理也、蓋易論治世之道、以陰陽喻君子小人、故必扶陽抑陰、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道治矣、然以陰陽喻小人君子則可、以小人君子喻陰陽則不可、何則、治世者必盡除小人爲善、若天地間陰衰陽旺、已有亢害

之災、如陰盡陽孤則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何有世界乎、人身陰陽、卽天地之陰陽、一體無二、故陰陽偏勝則病、陰陽孤絕則死、以是見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可以論治世、不可論治病也、醫之治病、必先究明陰陽之理、此而不辨、何可論陰陽哉、世有誦丹溪景岳之說者、或謂陽常有餘、而用知柏爲主、或論陽常不足而用桂附爲宗、皆尋枝摘葉、非可論陰陽至理也、不明陰陽至理、焉知六氣變化、不知六氣之變、則其見

應篇首而辨其體用義理俱盡矣論景岳許後有論易理更詳晰也

解必至于偏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則論證辨治難期盡善非如聖經之可萬世遵守而無弊也欲究六氣陰陽之理者豈可不溯流窮源而後知常通變以免偏執之害哉羲聖畫八卦軒岐論六氣皆本陰陽太極其體則同而易經論治世以扶陽抑陰爲主內經論治病以陰平陽祕爲宗其用則不同也用既不同豈可引易註以論醫理哉若以扶陽抑陰論醫則必至偏勝之害世俗誦景岳者每援易說以治病目視

雲漢、自謂高古、不知蹈于乖僻、傷人冥冥之中、皆由食古不化、不明陰陽至理故也、

此篇當與後太極發揮人身陰陽體用論、論景岳書原瘟論等參看、則陰陽生化之道、天人合一之理、明晰詳盡、無遺藴矣、

或問、內經法天道之秘、以六氣昭示後人、今論中云、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敢問火濕二氣、作何安置乎、

答曰、大凡經文、要須活看、不可固執、無如經雖昭

千古無人說破

示後人而後人之不明六氣者久矣蓋經旨有論六氣流行之理有論六氣爲病之理原有區別如云初之氣風木二君火三相火四濕土五燥金六寒水者論六氣流行之理也如云風寒暑濕燥火者論六氣爲病之理也自古多以暑爲相火病人莫敢違是不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故竊謂不然而言火濕合氣爲暑者經旨如是耳試觀經云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暑與汗皆出

勿止、蓋溫者熱之漸、陽始充也、熱者溫之甚、陽盛極也、陽盛極則陰生、象乾卦之變姤、正當夏至節令也、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微則爲溫、火盛則爲熱、水微則爲濕、水盛則爲寒、是故陽盛極而陰生、即火盛極而濕生也、一陰生于夏至、其濕已動、濕雖動、而當相火司令、故言後夏至日爲病暑、豈非表暑爲火濕二氣相合而成乎、所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用一暑字別之、若以暑爲相火

病則夏至先後皆相火司令何獨于夏至日而
異其名爲溫爲暑其故亦可思矣以其火濕合幷
而成故病有陰暑陽暑之異或稟質陽旺或感受
熱多則成陽暑病或稟質陽虛或感受濕多則成
陰暑病如果暑爲相火火爲純陽何有陰暑哉其
言暑與汗皆出勿止者蓋濕火蒸騰而作自汗汗
出則濕去而火亦得泄或止其汗則濕壅而遏火
不出變證蜂起也由是而知六氣流行與爲病

析理如是明徹而猶不省悟固執陳言自以爲是眞不足與言斯道矣乃先生反復剖陳惟恐人之不悟

有不同豈可徒執死句而不活看以求理乎蓋六氣者即是五行以火爲陽爲五行主而有體用四氣相從而化一如天下之聽命君相故分君相二火而成六氣之名其實一火而已故其爲病則不能分君相所以無君相之名而仍稱一火加一暑字則與六氣流行之名目已大不同故又申說先夏至日爲病溫是有　無濕也後夏至日爲病暑是火濕相合也使知火濕二氣各爲一病火濕

其見婆心懇切爲何如哉

相合又爲一病名之爲暑耳良以六氣流行卽陰陽之進退消長其偏旺偏衰之氣錯雜不齊如聲韻之有緩急高下以故分爲五行列爲六氣一如聲韻之有節奏方可循序調和以歸于平此聖法則天地而爲參贊化育之制度也由是言六氣流行本來一貫旣不可一一劃分又不可溷而無序亦造化自然之理今問火濕二氣合而爲暑火濕作何安置者謂如竹木二物合成一器則

竹木更不能各爲一器、故云作何安置乎、然則六氣流行、果如竹木之各爲一物乎、抑本來一貫不可劃分彼此乎、請再思之、又問、豈不見仲景云、太陽中暍者、白虎湯主之、白虎但能清火、而無去濕之藥、則暑非必有濕明矣、答曰、甚矣、子何固、余所論者是暑氣、非謂暑病也、暑氣爲火濕相合而成、至其傷人、則又隨人稟質而變、子豈不見余前論中云、若人稟體多火、始隨火而化燥乎、燥火合

氣、正爲白虎之證矣、若稟體多寒、暑隨寒而化濕、寒濕合氣、豈白虎湯所宜哉、是故暑門古方有大順散、冷香飲等、辛熱之劑、又有六和正氣等、溫燥之方、又有桂苓飲兩清濕火法、皆爲補仲景書之缺也、且如仲景云、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言太陽中熱、又身熱而渴、是火盛化燥之證可知、故主以白虎、其前條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試

讀書不顧上下文雖多何爲

問身重疼痛脈又弦細芤遲是爲有濕乎無濕乎其脈證如此可用白虎乎抑不可用乎略知醫理者亦必能辨矣此條仲景未曾有方良因其書殘缺之故後賢謂宜清暑益氣湯亦可以備采然書雖殘缺即此兩條觀之一爲火盛之暑病一爲濕重之暑病病隨人之稟體變化而暑之一氣爲火濕相合而成不尤顯然可見乎既引仲景之書爲證何故但舉次條之白虎而不察上條之身重疼

愚而好自用以其好自用所以成其愚能知義理之無窮則不敢自是此舜之所以為大智也

痛脈細之濕證乎嗚呼人之聰明知識有限而事物之義理無窮所以古人孜孜窮理白首不休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虛心體究不敢自足凡聰明博洽者莫不自負自負必自用苟有一毫自用則反蔽其聰明不能徹悟其理矣况余淺陋更不敢自信爲是偶以一得之愚竊欲發明經義聊補古所未備而以人微言輕不能取信于世固其宜也然而言之是理非理以天下之大必有能辨

之者、更望高明君子再加批駁、以期大明斯道、俾開茅塞、實爲幸甚、若不體會至理、而執一己之見、以爭勝爲能、非爲明道起見、亦毋勞費辭矣、或曰、經文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其上文還有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今子斷章取義、果能盡合經旨乎、答曰、嗚呼、此正經文妙處、欲人隅反之意、蓋謂夏至前純陽之氣、則名溫、夏至陰生濕動、與相火合一、其氣已變、則當名暑、即使其

人初傷寒邪、而過時發作、其邪已隨時令之氣變化、必當從時令而名其病、先夏至名溫、後夏至名暑、然則其所傷本非溫暑、而發作于此時者、且當從時令以名病、則其感溫感暑者、豈反不應從時令之氣以名病乎、此舉反面托正意、則辭省而理愈顯且確矣、惜乎後世少能領會、各逞臆說、辜負經中妙義者、不亦多乎、

又問論中云、燥金之氣、由風寒風熱所化、考靈素越

此篇當與太極五行發揮及論景岳書案篇參看則陰陽升降變化之道可洞悉也是由先生學充識精故能思之深深達之理融徹[illegible]者豁然心目無隱礙尤能于內經及傷寒論中古來多少名家所不能註解者獨開法眼明

人仲聖、無此明文、想必有所本而論、請示之、

答曰、此言六氣由陰陽變化而得名、原是經中秘旨、而不易領畧耳、竊恐世之論六氣者、或作六種之氣、如物之各為一物、則不能會通其理矣、而不知名雖有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之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夫太極動而生陽、則陽進陰退、動極則靜、太極靜而生陰、則陰進陽退靜極則復動、循環無間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太

自詮解其閒入聾瞶
神益後學甯有涯涘
乎

極者陰陽之體也進者、其氣進長、發其生化之用
退者其氣退縮、歸其太極之體也自靜極而動、則
一陽生于至陰之下、三名其節曰冬至、謂當冬令
陰極之際、而一陽復至也、陽生于下而漸進則冲
激在上之陰而陰寒愈厲故冬至後天更冷、而有
小寒大寒之節、此時已二陽生于下矣三陽氣漸
進而微動、則爲風名曰風木、象木之萌芽也、故風
爲陰中之陽、而風木之氣、從大寒節始也、既而至

解君相二字精當之極

于四陽下生、䷡則陽旺陰弱、暖氣冲融、如火始燃、名曰君火、君火之氣、始于春分節也、既而六陽皆出䷀陰盡歸藏、如火發燄、名曰相火、相火之氣、始于小滿節也、火之始燃、其體則靜象君之神明端拱南面無爲也、火之發燄、其用斯張若相之出其經綸利濟天下也、故當此時、萬物茂盛、而太極動極則靜、一陰生于至陽之下矣、䷫名其節曰夏至、謂當夏令陽極之際、而一陰又至也、陰生于下而

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陽、而陽燄愈熾、故夏至後天更熱、而有小暑大暑之節、此時已二陰生于下矣、三陽盛于外、陰長于內、故暑爲陽中之陰、夫陽氣微動、則爲風、陽氣既旺、則爲火、陰氣微動、則爲濕、陰氣既旺、則爲寒、二陰在下、陰氣尚微、四陽在上、陽氣猶旺、然陰氣雖微而日進、故濕氣上蒸、名曰濕土、謂濕由土中而升、與雨濕之自上降者有別也、濕土之氣、雖始于大暑節、然當相火司令時、一

變化之妙皆出陰陽自然之性非聖人設卦垂象安能明其理

陰已生于下、而濕早動、至二陰生時、濕盛上蒸、三陰生時、三陰陽兩平、各守其位、故熱輕濕斂、然猶名其節曰處暑、謂當此處、猶有餘暑也、由是觀之、益可見暑爲火濕合氣而成也、旣而至于四陰下生、三二陽在上、則陰旺陽微矣、微陽上動爲風、盛陰下凝爲寒、故濕收而反化燥、名曰燥金、燥金之氣、始于秋分節也、蓋陰陽進退、旺者操權、微者從之、而化陽性動而施泄、陽旺、則陰從陽之施泄而

散然又難與質質者
道也其風寒風熱合
而化燥原由陰陽偏
勝所致故言其變則
有六氣之名究其理
不過陰陽進退而已
天地陰陽之氣有常
變而人身之氣必相
應知乎此而後方可
言醫
其所以名風所以名
燥皆各有妙理千古

散漫化濕陰性靜而翕闢、陰旺、則陽從陰之翕闢
而凝斂化燥故如季冬之二陽在下、四陰在上、風
動于下、寒凝于上、其陽從陰而化燥、則水冰地坼
特因陽氣漸進、以進者為主、故不名燥而名風也
仲秋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風動于上、寒凝于下、亦
陽從陰而化燥、故萬物堅干、以陰氣漸進為主故
不名風而名燥也又如仲春之二陰自上而降、則
多雨水、季夏之二陰自下而升、故多蒸濕、觀此尤

無人領會而先生獨
得其解非具夙根親
承軒岐之教者豈能
若是乎

天地陰陽由升降而
變人身陰陽由強弱

可見陰陽升降、變化燥濕之理也、仲春陽旺于下
而上進、則漸暖、遇雨則冷、以陰冒于陽也、仲夏陽
旺于上而漸降、反多熱、以陰氣上逼也、陽氣旺而
微陰冒之逼之、則鬱勃奮發而爲雷、故春夏多雷、
自陰陽兩平、以至陰旺、則陽漸伏藏、不能奮發、故
秋冬至春初無雷、偶或有之、由客氣之偏所致也、
知此、亦可辨驗人之受邪、自上自下之異耳、但此
言陰陽進退之氣也、若人身中、陰旺則多寒、能受

而變故同中有不同
正見陰陽變化之妙
豈淺陋所能測哉

六合之內萬物之理

熱藥、陽旺則多火、能受涼藥、陽虛則易生濕、陰虛則易變燥、又自不同、故六氣流行與爲病、固當區別、而人之稟質各殊、其變化莫可窮盡矣、凡物遇濕則腐、遇燥則堅、堅者莫若金、所以燥氣名金也、當此之時、二陽上動爲風、或遇客氣之二火加臨、則涼風變爲熱風、然四陰下旺、凝而不動、不能從陽化濕、而熱風上冒、更益其燥、故予云燥氣由風寒風火所化、正是經中秘旨也、既而六陽歸藏、☰

不出乎易按易理而論陰陽六氣之變化是爲不易之定論散之則萬殊合之爲一本

陰盛如水、則涼變爲寒、名曰寒水、寒水之氣、始于小雪節也、六氣旣周、而成一歲之序、由是觀之、則六氣本陰陽所變化、其名雖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經論雖無明文、而義理未嘗不在其中、良以醫經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有二理哉、且六氣流行與爲病、經旨原有區別、而人多忽之、卽如燥金流行之氣、則列于秋、至其爲

病、則秋時固多燥病、亦有風寒濕火之病、卽非秋時、亦有燥病、如風寒風熱之所化也、其所以然者主氣有常、而客氣變換、以客加主、參差錯雜、則變化出矣、蓋主氣出于地、地靜而不動、其氣升降而有常、客氣降于天、天動而轉旋、其氣運行而變換也、然總不出陰陽進退偏旺偏衰之理耳、孟子曰、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內經列六氣、亦不過示人規矩而已、夫濕土旺于四季、而主于中、按照流

先夏至病温後夏至病暑人多不能領悟其旨先生示以卦象闡發靡遺直成鐵板註腳諸家之論可廢矣

行次序、在大暑節、交濕土之氣、得六十日有奇、其實旺氣用事、亦不過十八日、經以六氣配一歲之序、則不得不然、究其陰陽進退之機、則濕已動于夏至陰生之日、其時正猶相火司令、而濕動氣變、故經特表明、言先夏至日爲病温、後夏至日爲病暑、後世不明經旨、死守規矩、因相火司令、遂以暑爲相火病、殊不思夏至前亦相火司令、何以又名病温乎、既而執泥不能融會、遂亦不察土旺四季、

而以濕土之氣、行于秋令、乃有秋之前半截傷濕、後半截傷燥等臆說、實足令人捧腹、盡以歲時驗之、夏至後潮濕大盛、其時相火司令、尚有一月、立秋後潮濕即收、其時濕土司令、尚有一月、由此觀之、則不相應、豈可偏執乎、若按陰陽進退之理、以審氣候、如合符節、蓋五月夏至、一陰生于下、陰弱陽旺、則陰從陽而化濕、七月立秋、三陰生于下、陰陽兩平、各守其位、則不化濕、而潮氣即收、八月四

由其明于陰陽升降之理主客常變之道故其論天時氣候確鑿不易非同泛泛可

陰下生、陰旺陽弱、則陽從陰而化燥矣、故經言夏傷于暑、則火濕二氣已括于中、其言秋傷燥、冬傷寒、春傷風、則四時六氣義已完全、如是參究各篇經文、互相印證、自可灼見不易之理也、又如今年夏至前、非常酷熱、夏至後六月反涼、立秋後又熱、與往年大異、何也、蓋今年丙戌寒水司天、夏至前六陽盡出、恰遇寒水客氣加臨、盛陽被遏、不得宣泄、人在氣交中、故覺非常之熱、迨夏至後陰生于

者所能知

下而陽漸退則寒水客氣乘勢而下故六月反涼至立秋後三陰下生陽氣更退何以反熱因寒水客氣已退風木客氣加臨雖止三陽在上而風助火勢陽氣復振故反熱于六月也由此觀之主客六氣流行必當參合陰陽進退之理則固有確然可驗者或固執不能融會雖熟誦經論亦何益哉

又問論中云或冬傷寒至春發爲温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一說亦出于程郊倩周禹載而起是否邪之久

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尤能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與能先生眞善于說法者矣

鬱而變耶、

答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身之氣、與天地貫通、若魚之在水也、天地陰陽之氣有偏、或致過人身之氣不調而病、如魚之遇穢水也、夫氣機旣窒、則陰鬱而成痰涎、陽鬱而變壯火、其所感之邪、因鬱而變、實有多端、莫能盡悉、或隨人身之氣而變、或隨時令之氣而變、或隨感而變、或久鬱而變、或竟不變、均無一定、大抵由人之稟質陰陽強弱

變化由于陽性之動
故曰動則變變則化

不同、邪之感受、輕重不一、故參差如是也、卽如傷寒傳裏變熱、此邪隨身中之氣而卽變者也、如寒入陰經而卽吐利厥逆、此邪之不變者也、如或久伏不發、因時氣觸引而病、此邪隨時令之氣而變也、以此推之、難以盡述、夫寒爲至陰之邪、且能鬱而變熱、則彼五氣更可知矣、經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劉河間言六氣皆從火化、良以風火爲陽而性動、或遇拂鬱、則各氣從之而變化也、又問、經云冬

先聖固已言之矣世醫誦之而不識何哉

傷于寒、春必病温、是言伏氣爲病、後世作冬傷寒邪、伏藏至春發爲温病、是亦穿鑿、試觀四氣調神論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又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與冬傷于寒、同義互發、大抵爲本身之氣受傷、則伏邪當作伏氣爲是、蓋經統論其理、原屬渾融、不可穿鑿也、答曰、詳冬傷于寒、春必病温語意、屬于外感、調神論所云、屬于內傷、如云

讀古人書一章一節一字一句必當細細深玩方能領悟言外之旨意外之言貫串明通方無障閡若囫圇讀過逆前失後漏義必多觀答問數條

冬不藏精是也、各有義理、未可同論、即以兩處經文、比而觀之、彼曰冬傷于寒、春傷于風、此曰逆之則傷腎、逆之則傷肝、夫傷寒傷風、豈非外邪之病。乎傷腎傷肝豈非內傷之病乎、經旨原各不同、文義如是明顯、而不循理直解、反欲索諸隱僻、是道。在邇而求諸遠、惑之甚矣、又觀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而至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一節、既曰邪氣留連、又

益見先生學識兼到彼管窺蠡測者能不退避三舍乎

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則尤確指外邪爲病矣、豈可與調神論之論內傷者、混而不分、將使後學作何準則乎、且言伏氣爲病、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何也、蓋氣者、邪正之總稱、醇和者、名正氣而養人、駁雜者、名邪氣而病人、能病人者皆當名邪、不獨天地之氣爲然、卽如七情妄動、人身元氣因而化火爲病、卽名邪火也、若言伏氣爲病、則天地人身之氣、皆流行不息、又何能伏乎、况人稟天地之氣

以生、賴天地之氣以養、則氣豈能病人乎。其病人者、必是駁雜邪氣可知、始感時本元未困、則邪伏不覺、既久而邪勢鴟張、則病發矣、余故曰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也、

又問論中相火寓腎一語、雖古今論之鑿鑿、竊謂無異議乎、抑確有其寓而非寄于腎乎、

答曰、君火相火同出先天渾元、渾元既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陰陽相交而變水火、卦象離南

不泥法象不囿舊說非見道者不能

亘古所未道是故君火爲體相火爲用而用從體發尤可灼見

坎北離象人之心、坎象人之腎、自古謂相火寓腎者、指坎中一陽也、然觀象則然、論理未盡然也、何故、蓋雖有君相之名、而實止一火、不過有體用之分耳、當寂然不動時、惟靈光烱烱、一無所爲、則但有君火、實未見有所謂相火也、若七情作動、相火立現、如欲動則外腎舉、怒發則肝氣逆之類、難以悉數、是相火隨君火而動、無處不到、則又不可鑿言在腎也、更如寐中、君火下潛、而子後陽興、則隨

天人合一之理也

見其用不識其體則尋枝摘葉而治病莫知綱要矣

天地之陽而動、可見其與君火、同出先天渾元者也、嗚呼、由此觀之、相火之來歷寓止、從可想見、究其本體。。。實止。。一火而。。已。。後世不察、又分雷火龍火、名目愈多、益滋繁惑、是見其用有多般、而不識其體一也、

又問、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余遍考黃庭、契同、悟眞、及羣仙記載所及、皆曰說到先天一字無、則此土從何而基、乞統示之、

答曰、此說已先有疑而問者、其義已詳太極五行發揮矣、至于仙家作用、從後天施功、逆返先天、故云說到先天一字無、其先天到後天一段事、置而不講、但言虛無生一氣、一氣產陰陽、陰陽變三物、三物生萬物而已、故人未知其詳也、自後天而返先天、旣有去路、則必有來路、來去雖不同、而同歸一路。所以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源、先天轉爲後天、卻非二理、故後天之土、反爲先天太極之廓也、

十句包括一部易經

太極五行發揮

前篇六氣陰陽論中云、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世多疑之而問曰、先天太極、渾然無形、自天一生水、至第五方生土、則太極信爲五行之廓、乃反以土爲太極之廓、得非悖于理歟、答曰、太極爲五行之廓、其理顯而易見、土爲太極之廓、其理微而難知、無怪乎駭人耳目也、夫太極爲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爲太極之廓者、

夫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世重名利而輕性命雖竭精疲神甘之如飴驟語以生成妙道焉得不駭人耳目哉

成物之道也以無形該有形、則太極爲五行之廓、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爲太極之廓矣、理氣有迴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試觀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陰陽相交、而分四象、四象互交、而成八卦、八卦交易、而成六十四卦、則陰陽變化之道盡矣、何故又以四象加土、而稱五行、爲因六十四卦、備論陰陽變化之用、而畧乎體、惟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而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何以見之、蓋五行者、即太極之一氣化而爲五

流行不息、故名五行、五氣流行、生成萬物、故物物稟五行之氣、而物物具一太極、太極無形、以無形之氣。生有形之物。則太極為五行之廓。及其成物、則無形之氣寓于有形之中。則土為太極之廓矣。自無形而至有形、則分為億萬太極、而莫可數計、自有形而歸無形、則仍為一箇太極、而渾然難名、此太極神化之妙用也、然則五行有形、而太極無形、無形寓于有形之中、何故獨以土為太極之廓乎、蓋水火木金各得

天機妙理發泄無餘

一偏之氣、故各應東西南北、各主春夏秋冬、惟土則通貫四行、而居中、故獨為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化生、而四行皆稟氣于土、則土所以又為萬物之母也、艮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

其成物則土爲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若夫天一生水至五而生土者此表陰陽生成之道以數之奇耦相配也若僅作先後次序解則失其旨矣試思五行相生自水生木而至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如環無端孰爲先後乎蓋奇數爲陽耦數爲陰生數盡于五成數盡于十十之後仍起于一循環無間故陰陽生成之道周流不已也所云天者太極先天渾然不可名狀太極動而生陽陽者一也爲氣氣中

含水、陽生陰也、故曰天一生水、即太極靜而生陰也、一既生水、陰陽判矣、陽氣上浮爲天、陰精下凝爲地、名後天也、陰精下凝而含火氣、故曰地二生火、夫生數盡于五、則成數始于六、生于陽者成于陰、生于陰者成于陽、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六爲老陰、老者謂其爲陰之母也、陰生陽、老生少、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而七爲少陽、陽又生陰、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八爲少陰、陰又生陽、而少者老矣、故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而九爲老陽蓋一陽生于太極故至九而老一生水水爲陰之母而成于六故六爲老陰老生少故八爲少陰天一之陽如芽始萌至七如少壯至九如老幹亦如人物之老而成實也陽動則陰隨故一陽動而水生艮以陰陽互根于太極故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陰已生矣陰陽相生則四象具而配四時以成造化造化既成生理周矣必返乎本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返太極之本體也余故言八卦

土中有太極之體在則土爲太極之廓矣一經道破理固顯然又何疑哉

但明陰陽之用而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由是而知水火木金之能生成萬物者全賴土之融洽乎中也土之所以能融洽四氣者以土中有太極之體在也是故陽數盡于九陰數盡于十則仍歸太極之體既歸以後則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循環不息故萬物生化無盡也試觀洛書象止于九表陽成之數也河圖象止于十表陰成之數也陰陽生成之數全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也

故十之後、仍起于一、一卽十、十卽一也、百千萬億、亦卽一也、一者、乾之元陽也、七者、乾之少陽也、九者、乾之老陽也、故乾卦有三奇、洛書體圓、以象天、故曰乾爲天、六者、坤之母陰也、八者、坤之少陰也、十者、坤之至陰也、故坤卦有三耦、河圖體方、以象地、故曰坤爲地、而元陽、育于至陰之中、故言十卽一、一卽十也、而十後起一者、卽太極再動而生陽也、亦卽復卦☷之一元動于至陰之下也、自復而至乾卦☰者、表重陽

竹波疊浪妙義無窮久同轉環若天衣之無縫

之象也、經曰重陽必陰、故乾以後而變爲姤、☰陽極則陰生、太極動極而靜也、自姤而至坤卦☷者、表重陰之象也、經曰、重陰必陽、故坤以後而仍爲復、陰極則陽生、太極靜極而動也、斯陰陽進退消長卽太極之一動一靜也、是故返而究之、則☰止有三、三止有一、奇中有耦、耦中有奇、奇耦合璧、無非一箇太極渾然不可名狀者也、太極初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稱爲先天八卦、謂此卦體卽是太極、太極在天地

之先故名先天非謂乾坤爲先天也陰陽交而生水火卦象離南坎北稱爲後天八卦謂此卦象成于天地交泰以後也自天一生水至天五生土而五行始生則太極爲五行之廓自天五生土至地十成之則五行成質水火木金各主一方土貫四行而居中則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豈非土反爲太極之廓乎形質既成而爲物故物物具五行太極而分爲億萬無數之太極生理既周必返乎本則形質消散

而渾然之氣、復歸大冶、仍爲一箇太極、嗚呼、此太極之神化豈不微乎妙哉、或泛泛于文字間、而未悟其理、無怪乎一聞土爲太極之廓、則駭然以余言爲悖理也、或又謂天一生水、故萬物先生水、竟將天一之一字、作第一之一會矣、而不知水從氣出、太極動而生陽、陽氣動而水始生、一者爲奇、是陽也、非第一之謂也、試觀春夏陽亢欲雨、必先發雷、秋冬陽降無雷、亦必地氣動而煥暖、則雲騰而雨、又如人之怒極、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苟非悟道誰能無惑

悲淚隨至皆爲陽動水生之徵亦爲格物之道也問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既歸以後則又動靜而生陰陽然則五行既已成質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何以見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耶答曰若非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物之小者何以能大而又生子人之幼者何以能長而又生人乎夫形質雖有生成消化之變遷而生生之氣何嘗一息之或間哉當知萬物化生雖出陰陽五

更上一層樓

性理精微原非俗學所能窺測徒恃博洽

行之陶冶實由渾元一氣之轉旋氣凝而成質質消還爲氣氣無形而質有形有形者後天萬物也無形者先天太極也先天後天所以生化不息者蓋有主宰之理存乎其先也朱子所謂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已此天字指太極先天爲陰陽所從出故云天以陰陽五行非謂天地之天天地爲兩儀卽陰陽也後世淺見或謂朱子所云性卽理爲非而不知在天爲理賦物爲性

肆議先賢是亦妄人而巳今爲剖析明如指掌不獨爲朱子功臣誠可解後世之惑

同出而異名耳自先天而降于後天則爲命一如君命之下逮故曰天命之謂性蓋言此理自太極先天下降而賦于人則謂之性也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卽理也是以先天名理後天名性命者統先後天而言也若論生化之跡則氣在形先而理又在氣先究其極則本末一貫而又難分先後也形質雖萬殊而理氣則一是故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本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非喻言也

是實理也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美之至也、此表人為萬物之靈、具太極五行之全體、衆人或蔽于私、而不克全其所賦、惟君子稟中正土德通達乎天賦之理而克全太極之體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以萬物盡出于太極、而我具太極之全體、則萬物之理、皆備于我矣、萬物備于我、則美在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豈不美之至哉、夫黄者土色、中者土位、以土居太極中

尊得黃中通理四字的確不移

在天名理氣賦物名性命理氣爲先天性命爲後天題旨發揮已盡

正之位卽爲太極之體所在而土實通乎主宰太極之理故曰黃中通理也自理而太極陰陽五行以至于土土又上通乎理此卽本末一貫之道也人稟太極之氣爲命理爲氣宰故性爲命之主也由此觀之則土者上徹先天下貫後天融會性命而爲太極之廓萬物之母豈不重哉或曰易註言正位居體是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今子云正位居體卽爲太極之體所在果合經旨乎答曰註疏以陰陽

消長、喻世道盛衰、故推事義以釋經、余論太極五行之理、自有不同、試思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旣中且正、豈非謂土德通乎天理、而居太極之正位、卽爲太極之體所在乎、蓋卦以乾爲天、坤爲地、故又以乾比衣、坤比裳、以表上下之象、非謂其有尊卑也、然就吾人居處觀之、天在上、地在下、若究其極、則天氣轉旋、包乎地外、地居天中、凝而不動、其形如卵、固無所爲上下也、昔賢論之詳矣、卦以上下分乾坤、余以黃中證

太極、各有義理所在也、且論易者、必謂陽尊陰卑、而當扶陽抑陰、是論治世之道也、治世必以正人爲先、故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而當扶陽抑陰、乾坤爲陰陽父母、以乾比君德、坤比母儀、而世之最尊者惟君、故言陽尊陰卑、非聖人畫卦意也、卦表陰陽進退消長之象、以明萬物生成變化之理、夫一陰一陽之爲道、則陰陽貴平、非固有尊卑、而當扶之抑之也、朱子云、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等、早

亦水玄珠得之象罔則泥象者猶失之況欲在字句上求易理亦如緣木而求魚也

不是伏羲之意、及孔子純以理言、而作繫詞、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由是觀之、竊謂夫子、不過據象以明理、語渾意深、包括甚廣、不僅爲逐爻釋字義也、朱子又云、學者讀易、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可見易理之源、在象象者、尙無文字語言、況執一字一句、安可論易理哉、問曰、五行相生、謂由太極之一氣流行、然又相剋者、何也、答曰、相生者、各以生氣相助也、剋者、制也、五行相生不息、

倘無節制則但有發泄而無歸藏則生氣竭矣故水火木金各相節制而春夏秋冬自成生長收藏之造化然賴土之一行融洽乎中以成四行之功故土旺于四季而爲春夏秋冬交接之過脉也假如木生火火太過不但剋金木亦自焚陰符經所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剋是也水能制火以生木故火太過則當益水以濟之餘可隅反矣所以水火木金各偏一氣全賴土氣通貫融洽使之相生相制以歸于平則無偏

勝之害稍或參差即有太過不及而勝復之變出焉五行參差則陰陽偏駁而天地生亢害之災人物嬰非常之疾故內經論五行勝復之道甚詳又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教人防患于預也問曰數起于一止于十故天干之數十而地支有十二何也答曰此表陰陽五行相生相成之理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生者始于天故曰天干成者始于地故曰地支干者杆也支者枝也謂始生杆而終成枝也蓋甲爲陽木

陽生陰、故乙爲陰木、陰生陽而木生火、故丙爲陽火、陽生陰、故丁爲陰火、陰生陽而火生土、故戊爲陽土、陽生陰、故己爲陰土、陰生陽而土生金、故庚爲陽金、陽生陰、故辛爲陰金、陰生陽而金生水、故壬爲陽水、陽生陰、故癸爲陰水、陰水又生甲之陽木、故天干十也、水火木金、性各相反、以土居中、融洽四氣、使五行相生、相生者、謂彼此和協其生氣、若相養相助之意也、非謂木必從水生、火必從木生也、若以木必從水

引而不發非故隱也以非言語所能形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理安在惟人神悟而已

生則木固生于土如水過盛木反萎矣若以火必從木生則石中之火又從何來此別有妙理非片楮能盡余于六氣論中言水火徧滿世界已發其端請格物者試思之若五行始生本太極一氣所化及五行成質而土貫四行如亥子水也貫以丑土乃成寅卯木貫以辰土乃成巳午火貫以未土乃成申酉金貫以戌土乃成亥子水故地支有十二也以是見五行之相生相成實由土之融貫使然已不可執泥木從

確據可證非同臆說

水生、火從木生之說、而況更有妙理具于中乎、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可見火固非從木生也、地二生火、亦不過言其發現之序、猶未明其所以然之妙理也、若土之能融貫四行者、以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益可見五行、由太極一氣所化也、曰天一生水、是陽動而水生、則五行始于水也、今天干始于甲木、何也、答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一之天、是太極先天、天三之天、是已分天地、爲後天矣、後天之陽始生木、天干

表後天之理、故以甲木爲始也、曰地支起于子、何也、答曰乾之元陽、育于坤之至陰、故甲之陽木、孕于亥之陰水、既生、正與子之陽水相配、故首甲子而終癸亥也、曰又有所謂甲己化土者、何也、答曰試觀草木、自萌甲而枝葉花實、逐漸變化、胎卵濕生亦然、良由陰陽五行之氣所變化也、以陽遇陰、陰遇陽、皆相從而化、猶如男女構精、又生男女之理也、故甲之陽木、遇己之陰土、則化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金生水、故

丙辛化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是陰陽又生陰陽五行又生五行此物理之所以生化無盡也夫天干有變化而地支無變化者以天道動而轉旋動則變變則化矣故物之生成由地氣而變化由天氣但天地陰陽本一太極雖生化無窮而又不能分析如天爲陽地爲陰而天中又有陰陽日月是也地中又有陰陽水火是也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則日月又爲水火之父母陰陽之精氣也故

天體雖包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爲雲降而爲雨斯即變化之徵以見天地陰陽互根互交而不能分析者也曰然則地支無變化而有冲合何也答曰地道靜而不動故十二支限于方隅而無變化其冲合者以位相並則合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爲六合也位相對則冲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爲六冲也此占家用驗吉凶無涉于醫故內經不論蓋水火木金位相對而性相反故冲剋也辰戌丑未位

亦相對因水火木金之冲而冲者也、然水火木金雖賴土氣融洽、而土性凝滯、亦藉水火木金之冲動而後能隨天氣之變化以爲變化、得成生物之功、此干支雖表後天陰陽生化之道、亦莫不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余故曰、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不亦信哉、

元按東垣本內經脾胃論、推廣其義而立補中調中等方、吳門葉天士言脾陽宜升、胃陰宜降、東垣詳于治脾、略于治胃、乃設通補陽明、滋養胃陰等

法、補東垣所未備、兩先生誠見土爲萬物之母、後天之根本也、今觀先生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又爲亘古所未聞、直溯夫先天性理、而闡河洛羲易之蘊、發揮陰陽五行生成變化之妙、殆無遺義、如示諸掌、嗚呼、今而後始知土之爲土、乃吾人性命之源、顧不重哉、苟悟其旨、則昔人補脾不如補腎、補腎不如補脾等說、皆爲蛇足矣、

此篇須與第四卷原病論參看

人身陰陽體用論

人生與天地同根、陰陽之理、原無二致、但各具一形、若不察其體用偏勝厚薄之異、焉能識其遷流變化、以至疾病之因、故不可不究其源而詳辨之、常人賦形之初、一靈孕乎太極、而主宰于中、所謂性也、太極者渾然一氣、所謂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判、太極泯焉、而不見、雖不可見、而實不離陰陽之中、乃爲陰陽之體耳、陰陽動而爲寒熱、變而爲血

渾然之體即命蒂也必氣定息微返觀內照而後有覺學道者方能非常人所知莊子云至人之息以踵此之謂也　虛谷註

氣動而變者皆陰陽之用也陰陽之體兆于賦形之先故名先天陰陽之用以成血氣形質故名後天原其體則渾然而莫可形容論其用則遷流變化生生不窮以其生化遷流而有屈伸進退故人稟質各有偏勝強弱之殊或有陽勝陰弱者或有陰盛于陽者或有陰陽兩弱者或有陰陽俱盛者如內經云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等人推而廣之類難悉數以陰陽之用變化萬殊故賦形各異若究其體則渾然者固無

不同以故用雖偏勝而仍各遂生生之道也體有厚薄則用有强弱而壽夭不齊體有清濁則用有明昧而賢愚不一是以變化參差莫可窮盡也夫醫爲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當察人體質之陰陽强弱而後方能調之使安察之之道審其形氣色脉而已形氣色脉內經論之詳矣然未窺其藴者莫得其端緒諸家方書但論病證方藥而察形色以辨陰陽之要者多略而不講無怪後學執成方以治病每不能合因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臨證者猶當推類隅
反不可膠柱鼓瑟

其病雖同而人之體質陰陽强弱各異故也雖丹溪畧舉其概葉氏醫案每論其端而散見各條人多忽之今述其大畧由是類推審察則論治製方稍有準則也假如形瘦色蒼中氣足而脈多弦目有精彩飲食不多卻能任勞此陽旺陰虛之質也每病多火須用滋陰淸火若更兼體豐肌厚脈盛皮粗食啖倍多此陰陽俱盛之質平時少病每病多重以邪蓄深久故也須用重藥如大黃芒硝干姜桂附之類寒熱之

藥彼俱能受、以稟厚能任削伐、若用輕藥、反不能效也、如體豐色白、皮嫩肌鬆、脈大而軟、食啖雖多、每生痰涎、此陰盛陽虛之質、目有精彩、尚可無妨、如無精彩、壽多不永、或未到中年、而得中風之病、每病雖熱邪、藥不可過寒、更傷其陽、陽微則防其脫、熱退須用溫補扶陽、若更兼形瘦脈弱、食飲不多、此陰陽兩弱之質、倘目有精彩、耳輪肉厚端正、其先天尚强、神清智朗者、反為大貴、若目無彩、神氣昏庸、必多貧夭、凡

陰陽俱弱之質、常多病、卻不甚重、亦不能受大補大瀉大寒大熱之藥、但宜和平之味、緩緩調之、此大略也、若論其變、則有陽旺陰弱之人、而損傷陽氣者、宜先扶陽、而後滋陰、陰盛陽虛之人、而有傷陰者、宜先滋陰、而後助陽、斯當隨時審察、不可拘執、與後虛損論互參其理、自可類推、不能盡舉也、若夫丹溪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景岳之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者、固非陰陽之體、亦不可論陰陽之用也、何故陰陽

之體、渾然一氣、莫可形容、陰陽之用、雖有屈伸變化而參差不齊、常者、不變之謂、人之體質、或偏于陰或偏于陽、原非一定、豈可謂之常乎、故兩說若冰炭、皆非至理也、如曰、陽或有餘、陰或不足、陽或不足、陰或有餘、庶幾近之、然兩家之論、雖非陰陽至理、而實各發明經旨一節、有補前人未備之功、故不可偏執其說、而亦不可偏廢也、何以見之、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此謂人身

陽氣、若天之藉日而光明、萬物賴陽和以生長、如或失調、使陽氣失所、猶如雲之蔽日、其象慘淡而不彰、則人之壽命不永、故景岳發明其義、以平日閱歷見解、備論陰病似陽、格陽戴陽等證、以補前人所未備、而成一家言也、通天論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此陽者、卽人身君相火也、煩則君火擾動、勞則相火鴟張、精卽水也、陽火鴟張、陰水日耗、而幾于精絕、其偏僻之氣、積至夏令火旺之時、

內熱如煎、氣血鬱勃、營衛失度、陽和不循四末、而手足常冷如厥、若俗稱干血勞之類也、故丹溪謂五志妄動、皆屬于火、火熾水耗、元氣不司運化、津液變爲痰涎、所以言陽常有餘、百病皆生于痰、而以滋陰化痰立論、發明其平日閱歷見解、以廣經義、成一家言也、然此節經旨、原與上節對待互發、使人合參以救陰陽偏勝之病、兩不可偏執而偏廢、故經又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可見、終歸陰陽和平、方爲至理、乃景

岳是己論而非丹溪、則未嘗理會下節經旨、而忽陰平陽秘之道、不覺自蹈于偏也、學者豈可不察乎、是故陰陽之道本無有餘不足、而人之稟賦不齊者、以其用之流行各有偏勝、究其渾然之體、則一也、若不明先天後天陰陽體用之理、或言有餘、或言不足、而互相牴牾、不亦重增後學之惑哉、

天人一理、同出太極之源、故陰陽之體則同、用之流行參差不一、故偏勝各異、藥石止能理其用、不

能助其體、故壽夭由體之厚薄、稟于有生之初、然用有偏勝、而至于偏絕、則體亦不能存、如患病誤藥之類、不能盡其天年而死也、其學道之士、息心內觀、以復其初、則保固陰陽之體、故可益壽而全其形神、內經論之詳矣、陰陽之體、惟以神會、莫可形求、故非有形藥餌所能滋益、世之妄冀延壽者、從事于服食燒煉、乃舍本逐末、或反致促命者有之、可憫也、然常人心志擾擾、欲行內觀之法、其氣

不能和平調達、則神明不安、必有躁擾之患、須先用藥以調氣血、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盧谷自評

傷寒傳經論

傷寒傳經、自古紛紛聚論、多爲臆說惑人、未見有盡善者、蓋爲素問與仲景之論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不求理之所在、而率憑臆說、反乖經義矣、要必先明元氣運行、方知傳經之道耳、原夫人身陰陽之氣、互相爲根、流行不息、升降出入、合乎天地造化、而一身具天地之體也、軀殼周外、臟腑居內、陽氣根于陰而固外、陰氣根于陽而守內、氣之發源、名陰陽、及其流

行分。營衛。營氣爲陰、起中焦而行脈中、衛氣爲陽、起下焦而行脈外、緣陰陽二氣同出命蒂、命蒂卽渾元太極也、爲呼吸之根、陰陽既分、氣行各異、所入穀氣、亦各隨之變化、經曰、其淸者爲營、濁者爲衛、此言穀氣之淸濁也、以淸升濁降、故穀氣之淸者升中焦、隨營氣流行而化爲血、濁者降下焦、隨衛氣流行而變成肉也、仲景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故營衛二氣、雖循行內外、實根于呼吸、呼吸

由命蔕發源、表裏陰陽、本來一貫、形從氣生、氣藉形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靈樞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寳、此言營氣藉助于穀氣也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此穀氣之精者行于經隧即是言其清者爲營營行脈中也故氣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足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䪼、內注目內眥、上巓下

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胆、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于畜門、畜門需考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

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按此詳營氣流行之序、以手太陰經脈起中焦、營氣亦起中焦、故自手太陰始、自陰而注陽、復從經脈注于臟腑、出入表裏、往返循行、而終于厥陰、復注太陰、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晝夜百刻、則有五十度周行于身、蓋平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積至二百七十息、氣行一十六丈二尺、則一周于身、晝夜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營氣周行于身五十度也、若夫衛氣、

散行脈外、亦如營氣之五十度行于身、其異于營氣者、晝則行于陽二十五度、夜則行于陰二十五度、是隨天地陽氣升降出入也、營衞生會篇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此言衞氣晝出于陽、夜入于陰、夜半與營氣大會于太陰、陰陽二氣交合、

萬民皆熟寐矣故曰合陰也人身營衛之氣周行無愆則陰陽和平而無患若受外邪從表入裏故素問熱論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以人身表裏淺深分層次若地界然太陽極表而淺厥陰極裏而深邪氣從淺入深如水浸物逐漸內侵故與營衛之氣周流次序迥然不同蓋因衛氣晝出夜入日西而陽氣衰外邪乘衛陽之衰而內侵

衛氣日一出入則邪日進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而入厥陰至深之地矣此素問推陰陽邪正出入之定理以明傳經之道也邪漸內侵則漸變化迨入厥陰至深之地變成熱邪正氣困極邪無復出之勢內入于臟則厥逆矣仲景云厥多發熱少者死以邪勝正氣絕也若厥少發熱多則臟氣猶能振作邪返于經故發熱或下利膿血熱邪得以外泄可期漸愈也但人元氣有強弱感邪有重輕故有三陽受邪有直

元氣强邪不能深入則不傳也

中三陰、參差不一、其從太陽受邪者、或有傳經、或不傳經、而又無一定、必以脈證爲憑、不能按日以計、故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又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爲三陰不受邪也、又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按此言無大熱者、以邪入陰、故外無大

素問明其常仲景表其變然常者少而變者多故必以脈證爲憑不可拘日數也

熱而內煩躁也歷觀仲景各條則知邪之淺深進退固非一定要必以脈證爲據此仲景推廣素問而論傳經之變化也故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等經而著論以六經爲綱即本諸素問熱論之六經推廣其旨詳辨脈證而立治法窮盡變化之道熱論止表六經見證而仲景備揭腑臟各證故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繼靈素爲經而垂法萬世也惜乎世遠其書殘缺各條次序多爲後人攙誤脈絡全無而又異解紛紜

正論完結以下詳辨
相沿弊害

埋沒經旨、良可歎也、即如傳經之道、或以按日而計、言六日邪傳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試思邪入厥陰至深之地、如物入井、豈有一日反傳太陽至淺之經者乎、不通之極也、或見素問所敘止足經見證、遂言傷寒之邪、傳足不傳手、將人身經脈分截不貫、此則尤爲謬解、竟不思素問六經證狀敘完、即言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既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六經盡在其中乎、又有張令韶傷寒直解云傳經

之義、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氣以次遞傳周而復始、一定不移、此經氣之傳、而非病邪之傳也、正氣之傳、自有定期、病邪之傳、不拘日數、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再見頭痛發熱之證乎、其門人魏子千問曰、傷寒六氣相傳、是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令韶答曰、無病之人、經氣由陰而陽、始于厥陰、終于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病則

營衛二氣流行晝夜
且有五十度周于身

由陽而陰、始于太陽、終于厥陰、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則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不傳則勢緩矣、予按此言病邪傳經、不拘日數、則是但仍不辨七日復傳太陽之謬說、乃又別出臆見、言所傳者爲經氣、而非病邪、此則舊障未破、又添新障矣、夫病邪之傳、因有脈證可見、故知其傳在某經、今云經氣之傳、又作何察識而知其爲經氣乎、且營衛之氣一日

今言經氣之傳一日太陽二日陽明既非病氣究爲何氣此眞奇聞也

晝夜五十度周于身聖人慧光内照而知其流行無間並無一

五十度行于身、出自聖經、爲一定之理、而病邪之傳、所現脈證、亦詳經論、故素問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至六日而厥陰受之、以明由淺入深之層次也、仲景亦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又曰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豈非皆言病邪之傳乎、不然其云受之者、何物耶、今言傳經者是正氣、而非病邪、不知本于何典、且正氣流行、如環無端、無跡可見、又如何知其爲傳經耶、此一不解也、況素問言六日邪至厥

日太陽二日陽明之序可驗其有太陽陽明等見證者仍係病邪流傳故也今日傳經者是正氣而非病邪實不可解

陰、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而死、故曰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原無七日復傳太陽之語、其論愈病、則有七日太陽病衰、頭痛稍愈等文、故曰、其愈皆十日以上也、今云無病之人、經氣始厥陰而終太陽、病則其氣始太陽而終厥陰、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其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按此既云傷寒傳經、不過三傳、又云十八日不愈、雖病而經不傳、可見仍言病邪之傳、

與前說自相矛盾矣、素問言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十日以上、今云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是死在十八日也、何與經旨相反乎、此二不解也、且言無病之人、經氣始于厥陰、終于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夫厥陰極裏、太陽極表、相去甚遠、經脈不接、何能周而復始乎、如一日始于厥陰、六日終于太陽、而七日復始厥陰、則其氣必越過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乎、若非越過四經、則須十一日、方能復始厥陰、是又不合

六日六經之序矣、若謂六日終于太陽、其氣不還、而七日厥陰另有始氣、則其氣有出無入矣、何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乎、此三不解也、夫人身陰陽之氣、卽營衞之氣、周行表裏、一日五十度于身、如環無端、非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也、營行脈中、卽流行于經隧也、衞行脈外、則軀殼腑臟皆是也、則人身中除營衞二氣外、更無別氣可名也、今曰經氣、若經隧所行者、卽營氣也、而言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則非營

眞爲異端邪說徒滋惑人

氣矣、非營非衛、非陰非陽、究爲人身何氣哉、此四不解也、總因不究經論義理、而各逞臆見、乃有種種異說惑人、倘不深求至理、辨其是非、莫不錮于迷城、而終身不悟、嗚呼、此仲景之書、所以愈晦、而後學無門可入也、不亦慨哉、且夫仲景舉六經以統諸病、非止傷寒一端而已、其辨析精微、全在脈證、卽如太陽一經之病、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者、爲風寒之邪、若浮脈兼緩、身熱而有汗者、名中風、脈浮緊而無汗者、名

而能深明其理方知
冊其不備

傷寒脈不緊緩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熱惡寒身重疼痛汗出而渴脈弦細芤遲則爲中暍暍暑也若關節疼痛而煩脈沉細小便不利者則爲濕痺其餘各經證脈亦各有辨別至其傳變或自淺入深或由裏出表或陽盛化火或陰盛變寒六氣之邪七情之病邪正之勝負虛實之吉凶千變萬化莫不據脈證而辨之洞若隔垣之照也後世少能深求其理謂其書多未備乃有劉河間本素問病機論熱病

而治分三焦、變仲景精深之法為粗淺、開後人僭恭之端、延及近世、著述莫可數計、至陶節菴六書、吳又可瘟疫論出、而仲景之法遂湮沒矣、觀諸家之書、非無發明之處、然語焉不詳、擇焉不精、論理則未能盡當、辨證則辭費不確、其施治也、不詳虛實病因、脈象疑似、但稱某病宜用某方、後學效之、不知所以然之理、以其辭淺易讀、法粗易遵、遂置軒岐仲景之書于高閣、或有終身未嘗寓目者、聖道于是乎大晦、道既

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眞高見哉良以諸家之書雖詳不精徒博不約義淺辭繁浩如烟海以其義淺故後學喜讀繁雜術則讀者亂服目眩茫然不知端緒止記某病某用某方而已及觀聖經深奧難解遂謂古經無用於今反自爲異端不知自

功臣也

晦矣、又有妄誕異說、擾亂其間、則醫術遂不可問、而生民之死於病者少、死於醫者多也、悲夫、

或問、昔人言仲景治傷寒之麻黃湯、只可用於北方稟強之人、南方傷寒、如挾時氣者、當用十神湯、挾熱宜通聖散、挾暑宜正氣散、挾寒宜五積散、此後賢因地制宜之說、故吾輩雖讀仲景書、不敢用其法、遂置諸高閣、及臨病時、用十神等湯、又多不合、豈方土不同、而古今氣化又異耶、將何所適從乎、答曰、子欠究

已墮入魔道原夫諸家之意不欲發明聖道豈料聖道反爲諸家湮沒誠可痛也先生痛心於此乃秉棒喝一書語語從本性流出故而盡脫枝葉直揭根源使人豁然如夢方醒獨標葉氏爲傳醫門道脈俾知所趨向而聖道復明眞爲軒岐仲景之大

心故也方土氣化雖不同而理則萬古不易故理有一定而法無定法有定而方無定方有定而病則無一定也執一定之方治不定之病其焉能合哉試觀仲景之用麻黃湯必詳辨脉證脉證不合即示禁戒如云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瘡家衄家亡血家不可發汗凡用一方必審其宜否雖其人稟質強旺亦必辨其邪之輕重隨宜設法如麻桂加減之類其辨析精微用法圓活無以加矣以其

變化無窮淺學不能領會惟記持後人某病用某方之說而已凡同感二氣之邪名爲挾如風挾寒火挾濕之類夫春夏秋冬名時寒熱溫凉名氣盖陰陽升降氣隨時變故內經分六氣爲病治法迥殊冬時氣寒故病名傷寒既病傷寒言挾時氣其所挾爲非寒邪則非冬時之氣不可名時氣也所挾爲寒邪一寒而已何以名爲挾邪此挾時氣究爲何氣乎此十神湯所以用多不合也寒熱二氣猶水火相反故寒邪

未有挾熱者、或其人內火素盛、外寒入內而化熱、則有表裏淺深之殊、仲景詳辨施治、必權其輕重緩急、方法甚多、今執通聖一方、所以多不合也、六氣之邪、隨時而變、故經曰、冬傷於寒、後夏至日病名暑、可知傷寒無挾暑者、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秋冬猶有伏暑之病、是熱從內發、或又外感風寒、則表裏先後、或應溫散、或應涼解、大有權衡、但執正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至云挾寒者、宜五積散、既病傷寒、又云挾寒、

亦爲難解若謂其人素有內寒則仲景表裏兼治者用麻附細辛虛者先救裏用四逆理中必詳辨而治法多端今執五積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諸如此類非深究軒岐仲景之旨焉能知其理哉且治病不難於用藥最難於辨證後世之書惟恐人不知方但言某病可用某方諄諄再四其所以爲某病反置不講以故淺學誦之惟多記方頭爲本領每臨一病旣認爲寒又疑爲暑依稀揣度偏試其方偶而幸中自矜

神奇倘與病忤則言吾方乃有來歷遵某家湯頭却不知所以然之理以此授受爲醫家衣鉢若遇談軒岐仲景之道者卽目爲異端又名之爲外國醫嗟乎反以聖道爲外國此眞氣化使然也子問何所適從觀此宜知所向矣

論伏暑

再按經言夏傷於暑秋爲痎瘧蓋暑邪從口鼻吸入蓄於膜原至秋凉風外束則邪不能容膜原界於半

所以天時地理皆當

表半裏、邪入與陰爭則發冷、冷者陽氣爲邪鬱遏也、邪出與陽爭則發熱、熱者陽氣得伸也、故終汗出則熱退、其邪蓄多而久、發不愈、名爲痎瘧、然亦有不作瘧、而身熱頭痛、口渴脈數、似傷寒而實非傷寒者、名爲伏暑之病、暑爲火濕二氣合化、若火邪爲陽性動、而不能伏、以其合有濕邪互相膠結、故能蓄于膜原、蘊而不發、其濕重而兼食積者、或成痢疾、或有瘧痢兼作、則邪重而病危矣、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嶺南

參究

尤甚故秋末冬時猶多伏暑之病良以邪蓄膜原爲人身空隙之處非得寒氣外束其邪與氣血浮沉臟氣轉動食便如常而病不發此皆余之所經歷者是故傷寒之病斷無挾暑之理而冬寒之時卻有伏暑之邪學者又不可不知其治法與傷寒迥異斷不可牽混而誤治者余于溫暑提綱已論其槪而葉氏醫案辨治尤詳皆當參閱然伏暑發于冬令或兼外感風寒亦理之常然必兼惡寒之證弦强之脈而內則

口渴舌有苔垢以其有膜原之邪故也此須先解表邪使內邪透達然後淸之又爲先後緩急之要法也若見其內熱或甚而遽投寒凉則陽氣不振內邪不能透達外邪反從內侵變證多端甚難救治爲因暑濕膠粘閉其濕滯其火透達如不知此而過用凉藥則火伏濕閉卽所謂陽病變陰必至危殆若此者余嘗用姜附草果茅朮厚朴之類中氣弱者加參以升陽開濁使正氣得振熱邪透發再用白虎等法淸之

而愈、雖當夏令、亦可審證而施、無不獲效、乃救前藥之誤、爲權宜之活法、然非明辨脈證的確、則亦未可混施也、

火爲陽、濕爲陰、二氣合邪、故誤投寒藥、則陽病變陰、而古方冷香飲、大順散等、用姜桂附子草果蓋亦爲此等證候而設也、凡同時感二氣之邪、名爲挾、如風挾寒、風挾火、火挾濕、風挾濕之類、惟燥濕相反、不能相挾、冬寒夏暑、時令相遠、不能相挾、若

辨析分明

醫者亦必自謂得效

內先伏暑後感外寒、冬傷于寒、春變溫病、陰虛內燥、外受濕邪、外感風寒、內傳變熱、皆有之矣、此陰陽六氣常變之理、所當究心而不可忽者虛谷自註

附治案

丁亥六月、城中東桑橋周小梅先生夫人感暑邪、身熱五日、始延李先生服疎散藥一劑、次日熱更甚、病者疑焉、另換別醫、問得大便數日不解、即用大黃數錢鮮生地尤重、同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兩次、病人

而不知反害也

次年戊子余重遊粵東有五歲小兒感暑爲醫誤藥邪陷入陰與是證無二余仍用

自覺爽快惟晡時發冷黃昏發熱直至天明方休徹夜不寐其令郎書源兄邀余診視述知病由余曰暑爲火濕合化濕係陰邪遏熱不達李先生用疎散則濕開熱透並不錯誤乃反誤投下劑使邪陷入陰故夜熱而晝不熱則病勢重矣邪既入陰欲其轉陽甚難只可轉其機樞兼從陰分清其邪熱乃用草菓蒼朮厚朴醒脾開濕以透膜原柴胡轉少陽之樞青蒿鱉甲知母黃柏清陰分之熱服兩日不效其脉虛軟

草果等醒脾開濕透膜原柴胡等轉機樞清陰分之熱自見其效調理而安可見病邪雖同而老幼元氣不同則藥之有效有不效也且以藥之入胃全賴原氣運行醫者雖能察病或不知其元氣強弱則用藥雖當不能效矣虛谷記

無力、口甚渴、飲茶不絕、腹滿、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進、稍飲米湯、口卽作酸、此中氣大傷、乃于前方去知母黃柏、加黨參、又服兩日、小便稍利、諸證不減、脈軟少神、余曰、不進穀食已十二日矣、再延數日、胃氣絕、則不可救、因其脾腎兩傷、元氣無權、三焦氣化失司、邪反內閉、蓋腎傷無開闔之力、則便阻、脾傷而轉運不前、則腹滿、陽旣委頓、則津液不升、故渴甚、非用附子干姜大助其陽、則邪終不化、乃用黨參、草果、蒼朮、

濕邪化而濕氣運行矣吳又可瘟疫論云凡腹脹而二便皆不利者不可利小便但用大黃下之大便通則小便亦利故如不明六氣之理不知仲景之法惟柰又可爲師者凡此等證候即重

厚朴、附子、干姜、生姜、烏梅、白芍、稍加黃連、服兩日、腹滿減、而便下、溏糞如膠、漿略進稀粥、又服兩日、腹滿消、而粥食大進、小溲亦長、惟夜熱如故、冷則無矣、余曰、此濕已化、但有熱邪、乃于前方去附子烏梅、加知母三錢、生石羔五錢、服兩日其熱全退、即用清補調理而安、當余用姜附時、見者莫不驚怪、幸病家明理、信而服之、果得向安、而不知余從仲景瀉心湯烏梅丸等法、變化而來、審證既明、其效如神、庸俗不識仲

用大黃攻之直至於死而病家醫家均謂命該如此可嘆也

景妙旨、反以爲怪、此醫道之不可問、凡病涉疑難、鮮有不死矣、故批集所記治案、皆疑難而非庸俗所能辨治者、餘則不錄也、

又前在粵東、有陳姓婦人、年未三十、懷姙六个月、腹滿及胸、飲食不進、大便艱燥、小便不利、左胯間與小腹掣痛如錐刺、日夜坐不能寐、醫者謂係濕邪、用五苓散法、又邀余診視、左脈弦強、關尤甚、右關弦滯、余曰、凡濕邪、脈必濡細、今脈象如是、爲血少肝氣犯脾

不明經義但執一端
以認證錯誤多矣

胃也、彼以小便不利、故認作濕邪、而不知經云、肝主遺溺癃閉、此肝火鬱結之癃閉也、肝爲風木、風火煽動、故胯間刺痛、若用利水藥、反傷津液、其燥愈甚、必致痙厥之變、乃重用大生地爲君、佐當歸、白芍、黄芩、香附、紫蘇、生甘草、稍加厚朴、木香等、服兩劑、脉稍和、滿悶減、惟小便仍濇、猶有刺痛、即于前方加黄柏車前、服兩劑、小便暢行、其痛若失、乃去黄柏紫蘇、又服兩劑、胸寛食進、夜則安睡、惟云腹滿不能全消、余令

其夫問之腹皮有無亮光答云自而光亮余思既有亮光確係水邪但小便已暢何以水邪不去深疑不解然眠食已安脈亦平和姑且聽之而病人安睡至第三夜于睡夢中忽聞震響一聲落下死胎一个滿牀皆水余聞之始悟水蓄胞中其胎早經泡死幸得母體安和氣血運化死胎方得自下因其平素血少肝氣不和脾胃受制水穀不能輸化湯飲一切由膀帶滲入胞中水在胞中而臟腑反燥利水之藥斷不

能泄胞中之水反耗其陰必致痙厥而死方知病情變幻有非常理所能測者自古未聞之奇證也故特記之同時有余族姪女亦患此證爲醫者用利水藥而致痙厥又妄認爲中寒用附子理中湯一劑乃至陰陽離脫余用大劑滋陰攝陽之藥晝夜急進竟不能救延三日而卒嗚呼此有幸不幸之命也夫

醫門棒喝卷一終